

荀河文集

笥河文集卷六

大興、朱筠、竹君

漢西嶽華山廟碑跋尾

余讀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稱引堯廟宮所見與夫顧氏考左尉之制京兆尹遣掾佐之事及勅若仲若登假之文詳哉其言之也而余同年友錢君曉徵又據洪氏隸釋按此本文之亡者九十七其殘缺者又數字蓋宋末拓本也此本明萬厯中嘗藏陝西東華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家尋以贈武平郭宗昌允伯允伯命侍史史明靈俱輩重裝之時天啓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

書跋者十餘人入 國初華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
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南歸歛之何氏上海
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
同時竝獲癸巳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槎自全椒來謁曰
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
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
淫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
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宗承循
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卽
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

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云孝武
皇帝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
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
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
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曰
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
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
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故也碑云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郊祀志
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

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爲
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
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
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
則莽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
制厯厯粲然與遷固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
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按逢安曾孫後
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舉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
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
侯食邑五百戶卒謚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

碑稱逢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
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
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而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
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卽位爲建寧元年時
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夫逢自京兆尹遷
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畧而不載也然則此
碑之足以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漢隸
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
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
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備六曰篆變

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証也祔爲本字而今作禰公羊傳夏曰祔注薦尙麥魚始熟可祔揚雄箴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証也華爲本字而今作華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証也馮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尙書顧命憑玉几作俗憑字餘皆作馮可証也此本字一也壹與一通詩壹發五豝是也脩與修通易脩辭立其誠是也假與遐通郊祀志假遯合處師古曰假卽遐字其字從彳是也趾與址通左傳畧基趾注城足是也亨與享通易公用亨于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

傳摩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其
與恭通詩序柏舟其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其世子是也
女與汝通漢書地里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
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侯字从人从厂象張
布殷字从反身興字从同秦字从禾莖字从止戈豐字
从皿風字从凡癢字从𠂔起字从夭从止从己精字从
丹銘字从今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奔字从申州字从
重川帷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卪陰字从今从
云隘字从臥从𡵓省會字从古文囟此與小篆合三也
其寢字作寢而不作寢其字作其而不作其季字作丰

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利字作利而不作制達
字作達而不作達巖字作巖而不作巖荒字作荒而不
作荒梁字作梁而不作梁離字作離而不作雍屢字作
屢而不作展斂字作斂而不作斂香字作香而不作香
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元从
豐而作禮屮从屮从一而作之通从弓从用而作通乞
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彘从頁从臼从久而
作夏舉从尸从𠂔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時
从屮从寸而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豐僂从舉而作
僂𦵏从止在舟上而作前𠂔从入而作亡𠂔爲𦵏在巢

上象形而作西溪从窠而作深壘从土亟聲而作垂𠂔
从𠂔从一而作于桑从爻而作乘𡗗从舛𡗗聲而作舞
溱从藁而作漢兼从秝从又而作蕪章从音从十而作
章馨从香而作馨吉从士而作吉𡗗从亾𡗗聲而作無
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夔而作陵得
从見从寸而作得掾从豕而作掾德从直而作德勅从
束而作勅潁从水而作潁此變篆作俗書之俑五也又
施作施𡗗作𡗗虞作虞原作原峻作峻朔作朔𡗗作𡗗
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謂之
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此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如

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

書居攝壇二刻石後

右漢人墳壇刻石二在今山東曲阜縣廟中其一文曰

上谷府卿闕壇居攝二年闕三字其一文曰祝其卿闕

三字攝下闕趙氏金石錄載之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

其一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三月造時所見字畫猶

完好也趙氏以爲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

之兩漢時皆如此又云上谷郡名祝其縣名不知府卿

縣卿爲何官蓋王莽居攝官名曰易史家不能盡紀也

予考漢時稱卿者有三前漢百官公卿表所載太師太

傅太保不常置惟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位列上公其餘
若列將軍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
司農執金吾少府水衡都尉右扶風左馮翊凡十四官
並在卿列王莽傳始建國之元年莽策羣司中二千石
曰卿後漢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
宗正大司農少府爲卿者九並中二千石此九卿稱卿
者一也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
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
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
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

九關內侯皆秦制百官志注引劉劭爵制云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此九等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據此知秦漢以來爵自十級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級大庶長並得稱卿者一也又百官公卿表郡守有丞縣令長皆有丞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每縣大者置令一人丞一人尉大縣一人小縣二人注引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是丞尉亦得稱卿者一也今按三說九卿既無冠以郡縣之理若謂之爲爵雖百官志云賜爵無

土者寄食在所縣然又云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則
祝其之卿庶猶近之若乃以寄食之爵繫上谷大郡之
下殊非其倫其說近似而終未安也宋洪氏适隸釋釋
蜀郡造橋碑卿健爲李君字仲曾之文曰隸刻有武開
明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爲吳郡府卿沈子琚
碑有云縣丞健爲王卿諱某字季河漢人蓋有稱其丞
爲卿者夫以健爲縣丞謂之卿則祝其卿爲祝其縣之
丞可知矣吳郡之丞謂之吳郡府卿則上谷府卿爲上
谷郡之丞可知矣諸刻參互相證益明然則應氏所謂
命卿云者蓋以當時實有其稱郡縣丞尉實曰卿故著

之於漢官不徒援引古制輒相比擬而已據此知漢時之府卿縣卿固不在王莽所更官名位次之內也予同年友錢塘江岳南衡以乾隆壬午游魯館於孔氏明年癸未來京師持此二石拓本贈予岳南爲予言聞之孔氏老人云二石故在子思墓上不知何時移置廟中土俗相訛以爲石龕岳南旣爲辨之且指石上壇字告以古者爲壇以祀之義與趙氏合又頗聞廟中如此壇刻石羅列文字完好者尙多往年修廟時或以庭中諸石磊砢不齊輒加磚砌覆之而平其上今埋沒悉不可見而此二石以壞一角獨留置庭中予考金石書二石惟

趙氏有之不明其在曲阜自後諸家並未之錄而予從
缶南復獲此拓本并得以著其石之所在信乎古刻之
顯晦有時而好者往往得之也二石不書造者姓名魯
人以爲故在子思子墓上則可以知其爲孔氏之後人
而附墓墓側者當居攝時莽方自託虞後數加禮典於
盛德之祚於是孔氏封者宏爲章昭侯位格以後殷鈞
爲褒成子以後宣尼僭亂之章誠賢者所羞道而此二
卿者退然自置於六百石及二百石之間獨不求通顯
不及乎莽之簒以終其天年嗟乎以揚子雲之守元而
久次以失其身楚國龔生則自燒自銷矣而父老從而

哭之哀又若有所不足於其言若二卿之所處意者其孔氏之有道君子乎而惜乎名字之不可考見矣夫西漢古文在世者日少一日而予益嘆息此二石與五鳳之刻特以依附聖人之居更數千年而獨存也夫石僅數字耳然其間爵邑稱名年代處所苟或從而考之有足感者予用是不恤瑣屑及之以質諸苦南而竊著於篇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三月十三日書

漢三公山立壇刊石文跋尾

乾隆丙申七月錢塘黃子易小松以漢爲三公山立壇刊石拓本寄予云歲甲午陝西王某知元氏縣得此刻

於城外野坡石高四尺二寸廣二尺黃子爲之釋文闕
六字余輒爲之補釋異同幾二十字別錄一本止闕二
字校文初字上闕定爲漢安帝元初四年也攷隸釋三
公山碑及無極山碑並在光和四年白石神君碑在光
和六年此碑爲元初四年則在三碑六十八九年之前
矣光和時常山相爲南陽馮巡字季祖而此碑亦載常
山相馮君閱時久遠令丞無一人同者決知二馮非一
人矣三公之頌馮巡曰君姿前詰喬札季文又似父子
相繼爲常山相者然彼郡南陽此郡隴西固不可以強
合也後漢諸馮惟魴及石籍隸南陽巡或者其族子又

范書馮勤傳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則又
籍魏郡之繁陽時更濶絕與常山相偶同名耳碑云惟
三公衡龍山又云卜擇吉在治東龍衡山蓋假祀三公
於衡龍堂壇在元氏之城東今得碑於城外野坡故趾
可考髣也前曰衡龍後曰龍衡猶三公山碑稱封龍君
靈山無極山碑稱龍靈離合顛倒漢碑例有之也碑云
三條別神白石碑云參三條之壹三公碑云神明別序
與此互見三條者元氏縣界所名山別爲三條漢時語
如是趙氏不曉何語洪氏遠引尚書之三條皆非也碑
云遭離羌寇按范書安帝紀永初元年夏六月先零種

羌叛斷隴道大爲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將校尉
任尙討之二年春正月隴爲種羌所敗於冀西冬十月
任尙與先零羌戰于平襄敗績十一月留尙屯隴右先
零羌滇零稱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
州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任仁討先羌零不利羌遂破
沒臨洮五年春二月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六年冬
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復襲僞號元初元年秋九月先
零羌寇武都漢中絕隴道二年春三月先零羌寇益州
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冬十月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
恢京兆虎牙都尉耿种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

敗並沒三年夏五月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
羌于靈州破之六月中郎將任尙遣兵擊破先零羌于
丁奚城冬十二月尙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四年秋
九月護羌校尉任尙使刺客殺叛羌零昌冬十二月尙
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
羌率衆降隴右平而西羌傳亦稱永初五年春羌寇河
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
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
一十六所羌旣轉盛人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
從之是其事也碑又云蝗旱鬲我民流道荒按紀云永

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五年九州蝗六年春三月十四
蝗夏五月旱七年秋八月蝗蟲飛過洛陽元初元年夏
四月京師及郡國五旱蝗二月夏四月京師旱河南及
郡國十九蝗三年夏四月京師旱而西羌傳亦云永初
五年時連旱蝗飢荒驅蹙刼畧隨道死亡喪其大半是
其事也蓋先零羌之叛起于永初初元至于元初四年
厯十有一年而始破平其時旱蝗亦莫甚于永初之四
年至元初三年七年之間此碑作于寇荒稍息之際以
故可斷之曰元初四年無疑也又按此碑自光武中平
孝和元興而外次稱最古碑顏范之范从水从口蓋高

之盃从大从皿盃蓋本通也按是年辛酉盃高方爲刻
工越二十九年當質帝本初元年丙戌二月癸酉詔書
三公山給祠具又越三十四年當靈帝光和二年己未
二月戊子詔書再給四時祠具又越二年當光和四年
蓋高且爲老巫師傳神雨爲無極山乞法食於太常而
其年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瑋亦以得應廉選貢名王
室靈祇福祚且勒石頌及舉將馮君嗚乎何其誣且陋
也殆不若此碑之稱興雲徧雨景響報豐爲能法其祀
矣又碑以穀升三錢頌馮君白石神君碑亦以粟升五
錢頌後馮君雖頌詞非實可以見六十年以前之穀價

算倍于後也碑字山作凶神作𪚩嶺作領希作希猶見
古篆通假之遺意其遺作遺響作響興作𠄎惟作𠄎則
別體也至於龍作龍𠄎作𠄎處作處者作者錢作錢疾
作戾豕作永此篆之漸變而爲隸者若气作氣𦰩作無
掾作掾吳作吳𦰩作𦰩則俗隸之興此碑恐不得辭其
咎也

焦山無專鼎跋尾

筠讀同縣翁覃溪前輩所以考焦山之鼎銘者詳矣及
退以禮經參互正之而知所載歐陽氏之跋邢啟其說
猶未當也謹按焦山之鼎所謂無專或曰世惠之鼎也

文曰司徒南仲其人周官所謂王命諸侯則儼者也鄭
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鼎文王格于周
丙子蒸于圖室之事也曰儼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
鼎文司徒南仲右無專內門立中庭之事也曰內史由
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鼎文王呼內
史策冊命無專之事也此可互文見義以意得之而想
見三古之儀注者按禮言史由君右而不言儼者由君
右知南仲之右無專非左右之右義矣爾雅曰詔亮左
右相導也亮介尙右也然則右實兼介與導之義正儼
者進而延之之事也邢啟之文曰王格于宣榭云榭內

門立中庭右祝邠王呼內史冊命邠彼文言毛伯以內
門立中庭之儀進右當命之官而名祝邠者此文言司
徒南仲進右無專而使之內門立中庭其交相互一也
今歐陽氏乃誤以左右之右訓右而曰毛伯中其庭立

鐘鼎文立皆讀爲
位此誤解爲本字

祝與邠皆在其右按禮所命北面安

得偏右且與祝並豈禮意乎考之伯姬鼎曰王格太室
卽立宰頤右寢入門立中庭北鄉史恭受王命書王呼
史馭冊命寢馭散曰王格太室穆公入右馭立中庭北
鄉王曰馭命汝作司土宰辟父散曰王在辟宮宰辟父
右周立王冊命周虓散曰王格廟卽立宰忽入右虓立

中庭王呼太史冊命虢牧散曰王在周在師游父宮格
太宰卽立公今躬入右牧立中庭王呼內史吳冊命牧
又師毛父散曰王格太宰師毛父卽立邢伯右內史冊
命錫爾市亦言師毛父登而卽之其時邢伯實進而右
之也考諸鼎右字悉與無專鼎訓無二

右古佑字左右之右古作又鐘

鼎文字間有以又通右決無以右爲又者則右當讀爲右益可証也惟古者於禘也發爵
賜服以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其命諸侯則饋大
宗伯職之而其儀則三公六卿皆可攝而行事其書之
鼎敢至今可見者若頤與辟父與忽宰也穆公公也邢
伯毛伯伯也而司徒南仲之爲饋又獲著於無專鼎解

焉於戲周官威儀畧見於此矣又問考詩箋王使南仲
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固司馬之掌也而此銘則書官
以司徒其所攝者又宗伯之事何其用之者求備也意
者古者三德六德日宣日嚴其才可以兼乎人其學可
以周乎物而采采師師不隕以越故能爾與否則若後
之世不量度其人而強授之事其受者亦不量度而自
榮焉則固不若齊桓官事無攝之盟之不可寒也輒因
南仲之名而附論之若此

讀揚雄箴書後

余讀班固之爲雄自序贊曰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

灼曰九州之箴也及讀後漢書胡廣傳稱雄依虞箴作
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余竊以爲雄所爲州
箴未嘗用古九與十二之名也遵漢制也其篇十二以
梁爲益不營而交其官謂之牧是卽百官公卿表所載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武帝元封中置部刺史掌奉詔條
察州成帝綏和中更名牧哀帝建平中復爲刺史元壽
中復爲牧凡皆漢之制也其箴于官者凡十六篇司空
太常二箴或曰崔駰作尙書博士二箴或曰崔瑗作要
之讀其詞其爲雄作無二也其司空箴曰臣嘗其官官
宜其人又曰流貨市寵苞直是嚙王路斯浮孰不傾覆

按漢之司空本秦御史大夫之職成帝綏和初始更名
大司空其職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
劾按章非第若司空掌邦土者故言之切且著與其光
祿勳箴曰祿臣司光執金台箴曰吾臣司金按光之謂
明祿之謂爵吾之謂禦應劭之說較長於如淳師古也
城門校尉箴曰國有城溝家有柝柝按周禮故書柝桓
之桓爲柝鄭司農以爲桎榱桎也柝受居溜水涑橐者
也蓋柝橐古字通也宗正箴曰魯喜子同太常箴曰不
如西鄰參魚按此承用公羊喜有止及良曰初文初之
說本王制夏薦麥麥以魚也何休注曰薦尙麥魚始熟

可祔故曰祔又本之雄說也陸德明曰祔本又作禰同也漢西嶽華山廟碑亦曰精通誠至祔祭之福也將作大匠箴曰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按虞翻曰豐大蔀小亦本雄說也尙書箴曰牀上維辜按此與易與在牀下重與申命之義相發明也博士箴曰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按此義出毛鄭外也又尙書箴曰王之喉舌按此知唐虞之龍周之仲山甫卽其人而荀綽晉百官表注所謂尙書唐虞官也又按漢百官公卿表不載尙書殆固之脫漏而據此箴可以補所掌也至其篇次當先司空次尙書次太常次博士而後列光祿勳以下十二篇

者若其箴漢之官亦畧備矣獨闕丞相與大司馬耳二者漢官之至要而箴不及意者雄嘗與王莽劉歆並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旣又更名丞相爲大司徒並三公其後歆駸駸且爲國師雄故諱之而不敢指斥歟或知元知默守道之極賢者當如是歟雄漢末所謂賢者也而漢猶近古之世也嗟乎賈山之言曰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而改所以永有天下也若夫使賢者言遜而箴不敢及焉近古之世而其風已然漢之

將危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可不爲寒心乎因讀
雄之箴論其世而書之如此

蘇州張氏廣韻刊本書後

右蘇州張氏士俊依宋本所刊廣韻五卷前爲敘錄後
附一卷蓋初得之常熟毛氏中缺一卷而以崑山徐氏
抄本校足之者也按廣韻注故有繁簡二本簡本傳刻
者多而繁本獨見此刻洵善本也余家所藏有顧氏淮
上刻本有明內庫刻本又有元時刻本文注畧同然則
簡本自元時已然矣朱竹垞氏云明內庫鏤板緣古本
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畧均其字數潘稼堂氏

云先師顧亭林始表章此書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已
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今以
元時本校之乃知中涓刪削之說顧朱潘三家皆失考
也是書注中稱引浩博唐以前書頗賴以得見實與太
子賢李善二注同功而此本又爲此書足本張氏刊之
功不小矣惜乎印本流布近亦寥寥此本丁丑春余購
得之京師琉璃廠鑑古堂書肆中晨夕披余手未嘗斯
須去者今且二十四年南朔舟車宜乎楮褻之漫滅也
庚子改歲携來閩中爰命及門青陽徐生鉅章之重拒
拭而裝紉焉并跋其尾用志歲月時乾隆四十五年春

正月八日筇河居士書于福州使院之浮青閣下

竹垞先生曰下舊聞書後

右吾宗竹垞先生所著曰下舊聞四十二卷初印本余于戊寅春得之琉璃廠中其三十九卷以後四卷爲鼠濕所敗更購他本補足之癸巳甲午執筆隸館中與增修之役千指紬繡掃摺益微已亥冬携呂來閩是書在余左右且廿三年矣庚子春二月二日青陽徐生鉅章之請爲余重裝之十冊畧完因書于後曰先生此書創于康熙丙寅之夏成于丁卯之秋而敘于戊辰冬十二月朔蓋成之也甚速又云所抄羣書凡千六百餘種可

謂博矣而猶以未見前人若能自得之燕京志劉松之
北平志北平事迹戚不磷郭道卿之燕史爲憾又聞絳
雲樓書目有皇元建都記及蕭洵故宮遺錄嘆其並燬
於火博訪求之不可得其欲然不自足也甚至噫可以
見著書之難矣今取是書詳攷之有東西城錯載而今
得其據者有存疑而今實有其處者有偶訛從而正之
者有援引斷缺當仍從其舊文者則以成之速而抄撮
之於衆手故然耳雖然先生之書之大有功于畿輔文
獻者自在也比者永樂大典出自 祔府其中若元一
統志及析津志諸書皆先生所未及見又京師內外城

及近畿二十餘州縣所在古碑殘碣或扣于土或搜抉于艸荻榛棘之中於時若遼李內貞墓誌出于琉璃窰旁而知琉璃廠地之爲古海王邨唐彭沅墓石出于通州治東數里古城北而知古漁陽城正當其處並鑿鑿可攷見惜不得起先生而就質之他如遼幢金記故史足徵殘券雲圖前聞是正凡足以附益是書者在在而有矧余生長日下父老傳說別有實據他日當依令子昆田補遺之例聊復以所見聞綴于每卷之下用備遺忘姑發其端于此

明朱謀壻校刻水經注書後

此爲明朱氏謀瑋校水經注本崇禎中重刻者更取竟陵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評語列之上方夫以古人博精水地之書而斤斤論文又輒以誤爲佳自謂空濛蕭瑟其言悠謬明之陋一至于此然謀瑋小注畧有攷正異同較諸本爲差善世所稱鬱儀中尉本也此本乾隆辛未吾友上虞張鳳翔方海初名秉嶽持以贈我者上有郭鈺藏書印其印本與裝背黝然猶前朝物也余携以南北者二十餘年油紙損敗愛其古物不欲易去壬辰秋九月十又五日以試士在六安閱之覺損敗益甚時方海亦在幕中顧而喟然宛平徐生瀚文圖請以高

麗紙爲重裝焉又越八九年携之福州前裝小損庚子春正月十又九日青陽徐生鉅章之再補綴之於是六冊完然寶賴兩徐生之力而方海已於丁酉之春客死都門矣二百年古籍重以故人之貽迄今日夕于余手者幾三十年嘻人之易老不如書卷之長留也顧學則不可以老而懈方今 殿本新出讐勘益精加我以年紬繙羣籍或有可以補休寧戴氏所校之未及者博稽以知新闕疑以存故吾友從事日進有功誰曰不可爰書得此本之顛末於卷尾非徒感舊用自勵焉

戴氏校訂水經注書後

此吾友休寧戴震東原初徵入四庫館以其生平所校水經注本更據永樂大典所引互校損益至二三千言之多而酈氏原序亦出焉乃并錄以成書官刻編之聚珍板中者也東原嘗言是書今本經傳混淆者不少顧賴其書例可考而最易明者若經稱一水必過一郡而注則屢言是水逕某縣某故城自西而南而東或西北而東此經與注一定之例也傳寫者不知徃徃取過與逕字妄改其舊而郡縣及故城之例具在不可易也其刻本混淆者大抵自朱以後於是博考唐以前人撰著若通典初學記諸書所引輒與東原所意斷是非符合

用是益以自信而條理秩然余謂其所校有功于鄭氏
良多然或過信其說不疑而徑改者間有之雖十得其
八九然于孔聖多聞闕疑之指未敢以爲盡然也要爲
近來校讐絕無之本矣歲乙未余購得此本於武英殿
中越四年己亥冬携以來閩庚子二月在延平使院偶
紬此書紙褻擗敗爰令及門青陽徐生鉦章之以琉球
紙易去敗葉裝爲八冊重閱之因嘆東原校讐之精而
墓草之宿于茲三歲於是乎書

唐彭悅權殯誌銘跋尾

右唐瀛州景城縣主簿彭君權殯墓誌銘前幽州潞縣

尉王諫撰序云建中二年十一月彭浼字巨源卒於官
明年十一月季弟長源迎神葬於古漁陽城北采貴里
之原按景城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之境而此石得之
今通州城東八里古城之北土人呼曰隄子裏卽知古
城爲唐之潞縣古漁陽城其城北唐時謂之采貴里也
序不著彭君里籍云兄弟急難於此又云季父仕恆因
省遇亂來遊幽薊則知非潞人也云太尉遂寧王司徒
義陽公者朱泚與滔也新唐書滔傳滔姑子劉忬諫滔
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
鄉司徒里是也泚傳大厯七年詔拜盧龍節度留後俄

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建中初詔
加中書令進拜太尉遂寧王也舊唐書洺賊泚之弟泚
爲幽州節度朝覲乞留以治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
故序云魯衛更榮秉旄此府也惟序稱洺義陽公舊新
二書皆不載以時考之當在洺封通義郡王之前則史
之闕也序又云張惟岳以恆趙叛有詔司徒討逆舊唐
書李寶臣傳寶臣故姓張名忠志賜姓曰李寶臣建中
二年春卒子惟岳與魏齊謀叛惟岳大將張孝忠歸國
朝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洺與孝忠合勢
討之是其事也按是時惟岳以精甲屯東鹿東鹿與河

間地接以故師出幽薊取道瀛莫序云若師出瀛莫
之間與今地形合也至東鹿之破惟苦軍尙在三年正
月而彭君以二年十一月卒是勤其官而死事者迎神
權葬厥鬼賢矣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正月此石與
貞元中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平平誌石同時出土及門
當塗黃生鉞過通適見之手拓此本遺余惜其石半截
不完乃屬友更訪其半在否且益求拓李平平之石以
來當更考焉

宋李宋篆刻昌黎先生箴跋尾

右宋仁宗嘉祐八年癸卯狄道李宋篆書昌黎先生五

箴并敘徽宗宣和六年甲辰子玠摹勒上石中間相距六十有二年也狄道秦漢舊縣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縣隸蘭州今爲狄道州屬蘭州府李宋及玠金石書之錄並不載其名他日當取陝西通志蘭州府志詳考之按宋是碑一守小篆法於說文解字次第承用不苟此非高談二李昧于六書者所可方比乙未仲夏偶購得之關中帖賈李甲乃言書者未之稱道收碑者不甚藏弄輒爲論校之按是文有與魏仲舉五百家注本同者標題五箴并敘無五首二字也有與方崧卿舉正本同者于少于今不作余少余今同方从闕杭蜀本也悔不

可止之止不作追同方从閣杭本也無諄而好不作無
善同方从杭蜀本也有與朱子考異本同者三十有八
年不作四十默焉之焉不作然也有與或本同者無勇
也句上無是字辱則宜然不作禍亦宜然也至其與諸
本獨異者敘不作序僖不作嬉烏呼不作嗚呼呂傳不
作已傳諄不作悖顛怖不作顛沛怖焉不作霈焉掩不
作揜不曾不作曾不鷄不作雞誠不作戒按敘說文次
第也从反余聲不當作東西牆从广予聲之序也僖說
文樂也从人喜聲檢女部無嬉字故借用此文也烏說
文孔子曰烏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注臣鉉等

曰俗作鳴故不从也諄說文本字亂也从言字聲或从
心爲惇也又集韻諄惇也言當誠其無亂無惇有所好
惡也怖說文恨怒也从心市聲詩曰視我忼忼不當作
沛水出遼東番汚塞外西南入海从水市聲之字若霈
字又說文所無也又廣韻有顛佈霈霈字此依小篆悉
不用也掩說文斂也小上曰掩从手奄聲據此文當从
此義愈於自關以東謂取曰揜一曰覆也之揜字也龔
說文本字从鳥莖聲或从隹爲難也誠說文敕也从言
戒聲不當作警也持以戒不虞之戒也至碑書昌翬之
翬爲地名說文引商書西伯戡翬正作此字从邑勑聲

初古文利不當作从忝初省聲之字爲履齋也凡此字
體及義較諸本並長有可喜者烏呼韓子五箴之言曰
旣飽而僖曰嗷嗷害生曰宜悔而休宜休而悔曰維讎
維比維狂維媿曰欺以賈憎掩以媒怨余早夜伏而誦
之若一一爲余言者又若爲後世之有意於學者嗟歎
而長言之者自念不學如余極矣而乃誦韓子之長言
而嗟嘆者早夜戚戚益有所似余余益不自戒不滋懼
乎輒欲書五箴箴余久久今得狄道李氏篆書先得于
余心遂爲之跋尾以張諸座右焉

東坡先生壬寅重九詩石跋尾

右詩石今尙在陝西蘇集逸載錢塘馮景續補遺詩四百餘首收之二卷之下按王宗稷東坡年譜仁宗嘉祐七年壬寅先生年二十七官于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縣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據集寄子由詩之下有太白山下延生觀仙遊潭石鼻城礮溪石郿塢樓觀等篇又有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第二首是詩爲重九作當在樓觀以上諸詩之後微雪二首之前讀集目知爲獨遊普門寺也明曹學佺名勝志云吳道子畫在普門寺乃畫佛在雙林下入涅槃像先生詩所云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也然先生又有記所見開元寺吳

道子畫佛滅度詩則道子畫涅槃像實在開元曹氏說
乃引王氏十朋注而又誤而普門寺別自有吳畫也先
生蓋于是年壬寅九月九日獨遊至此觀吳畫于寺壁
明年癸卯作鳳翔八觀詩乃益觀道子及摩詰畫於開
元東塔故先言普門之吳畫以次及開元矣是詩標題
云以不與府會故獨遊至此詩云不向秋風強吹帽秦
人不笑楚人譏蓋譏其時知鳳翔府陳希亮之漠不知
已不若元子之于萬年也詩中曷不醉之醉集作歸意
已違之已集作正不向之向集作問文義較石本並不
逮乃知先生手書者是而傳刻非也但壬寅寅字作寅

則不敢謂字可通用耳詩後別題趙郡蘇軾子瞻一行
又二行曰元祐庚午秋天王院僧某曰鳳翔府天興縣
尉林某二行乃哲宗元祐五年庚午刻石時附書計自
壬寅至庚午又二十有九年先生年五十五其年在杭
州有次韻蘇伯固主簿堅重九詩又有庚午重九點絳
脣詞惜不聞有好事如天王院僧刻之于西湖上者

董文敏公御書樓記跋尾

右御書樓記爲董文敏其昌撰并書前明神宗朝嘗御
書手札二十八通以賜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公之孫太
常時敏旣作樓貯御札爰請文敏作記且書之其書爲

正書墨跡尤可寶書衡曰前史臣東宮講讀官按文敏
當皇長子出閣以編修充講官坐失執政意出爲湖廣
副使記稱神宗曰上則知此記成於萬厯末也自前代
入 本朝王氏世世守之中質於人乾隆辛巳太常之
曾孫同州知府俊用白金十六兩購歸祝曰吾家子孫
自今成進士者卽子而俾藏焉己丑太常之來孫瑣賜
進士出身官內閣中書舍人於是此本遂歸瑣瑣之會
試出余房越五年癸巳來補官於都明年甲午請曰先
生其爲之跋尾余受而觀之畢作而曰是豈獨書與詞
爲子之世寶哉余且與子論明史記之言曰御札之所

更端往復者孰大於建儲乎按明史文肅本傳萬厯二十一年二月還朝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一也十一月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帝得疏心動手詔諭之二也已而有出閣之命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戶部尙書楊俊民給事中王德宏等力諫帝手詔欲易期文肅婉請乃不果易三也手詔傳凡三見皆以建儲其二十餘通者傳亦不及詳也文肅生平所立信莫大於此矣又考建儲一事初發之申文定時行王文端家屏諸公而出閣之禮獨贊成於文肅雖久之冊立沈文恭

一貫實爲之向非出閣何以冊立然則始終克建此事
非文肅之力不及此余竊以爲古所云爲臣良獨難者
豈曰建儲云云而已夫君子必有不肯持祿保位之心
足自重於人主又必有實能周咨虛受之量咸信於同
列猶以爲未可也又必加之果決以成其是與之曲折
以濟其貞然後事集而志行功成而名美當時賴之後
世述焉否則烏有覲然曰國之大臣者哉余竊聞諸舊
史氏申文定從容謂人曰禁近之臣職在密勿論思委
曲調劑非曰悻悻建白取名高而已王山陰諍留一諫
官挂冠而去以一閣老易一諫官朝廷安得無窮閣老

名則高矣何益於國老夫之言不謬也由文定言之則王文端處此猶或有所未盡可以見文肅之能曲折以行其果決也如此又聞之東朝未建有詔竝封三王國論沸騰時馮文敏琦引皇明祖訓一篇正告文肅文肅實主其議輒上疏引罪曰臣實懵不考祖訓左庶子馮琦告臣也又可以見文肅周咨虛受之量如此至於傳稱易期婉諫出閤禮成非所以成其是乎於時疏凡八上乃允賜歸歸七年而東宮建召之不至又三年卒於家非絕無持祿保位之心者能之乎嗚呼此文肅所立之獨難也後之君子論古人頗易易而不知其所以難

夫惟身親爲之左右支屈之不能而乃喟然太息其難
嗚呼古人之所以不易也輒因觀記與書附論之如此
以致微顯之旨用歸之殯殯其寶之無念爾祖克延厥
世文敏之記與書式鑒茲哉

雅宜山人借券跋尾

有詩

右券爲王雅宜山人寵手跡而有是券者爲袁與之作
中者爲文壽承嘉靖七年四月書萬厯後此券歸顧元
方氏歸文休昌世趙凡夫宦光爲跋其尾今爲元和馬
生翬斟名紹基之所有馬生從余遊屬余題之余案書
券之歲在嘉靖戊子中間越五戊子迄今年已丑三百

又二年矣嘗讀文徵仲所撰山人墓志云山人生宏治甲寅卒嘉靖癸巳年四十書券之年山人年三十五又五年而卒矣志又云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戊子山人第七斥之歲也四月書券或者將爲科試以應應天鄉舉計耶其秋與之兄補之獲舉山人有詩送之而山人又斥可謂窮矣山人平生所與遊稱最善者惟唐伯虎及文徵仲父子袁永之兄弟考列朝詩小傳文氏二承彭字壽承嘉字休承券中作中者二承之伯也又考山人及徵仲及袁永之永之子尊尼所作誌銘行狀諸篇袁氏介隱先生名敬有三子而同母

者二仲爲方齋名麀季爲懷雪名麀麀生子二曰袞曰
裴麀生子四曰表曰褻曰褻曰袞吳人所稱六袁者也
袞褻生曰歲故褻次在第四袞次在第五裴次在第六
案山人集與諸袁酬答之作字邦正者表也字尙之者
褻也字補之者袞也字永之者褻也字與之者非褻卽
裴矣然集中六袁之字見者五人而不及其一其酬荅
未之及者必其最少者也然則裴或非與之矣且與之
之字集中凡再見一則與袁與之談荷花蕩之勝賦六
絕句一則戲簡補之與之山人常自稱於袁氏諸子往
來門屏甚狎蓋與與之尤交歡而相與通財夫固其宜

顧列朝傳載袁僉事伯兄表仲兄裴皆博學多藏書而獨不及褒豈褒名不甚著邪旣而讀汪氏琬所作袁氏六俊小傳於是六袁名氏粲然竝列其裴字紹之山人集中未之見而所謂與之者果褒也傳云與之雅薄功名不肯仕潛心讀書卜地於桃花塢築室灌園其間於聲勢泊如也又云尙之晚耕謝湖之上故以自號而山人集又有袁尙之兄弟山居燕集二首其詩曰諸袁挺鸞鶴築室象蓬壺意者燕集之地或卽謝湖抑桃花塢之所卜築與然則始有山人是券者袁氏六俊之次四也券云期至十二月納還噫其言然則此券之滅久矣

安得留傳三百餘年尙在耶余家有文徵仲手書戴濯
纓閒中雜錄二卷爲袁與之重裝且題識者其筆法髣
髴在徵仲及山人間則與之之好古多能當不讓諸兄
而汪氏傳所稱潛心讀書者足相證矣雜錄卷首有明
進士印一按與之以太學生終未嘗登第惟從兄袞嘉
靖十七年戊戌賜同進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三十三名
于年萬厯八年庚辰賜進士出身第二甲二十四名具
載題名碑錄此或與之偶用同歲從兄印鈐之或者年
藏其父書以其私印補鈐卷首未定也輒牽連識之於
此夫以一券之細苟據其顛末而詳悉考之前輩風流

酬酢儼然可見則夫手跡之可貴固不獨以其藝事之工而已在即其世而知其人也若乃良金貞石磨沒山河而此卷以故紙而特存或亦有數繫乎其間而好事者之收藏誠不易易其意尤重可感也既爲敘次之輒重之以詩時乾隆三十有四年十二月廿日也詩曰

雅宜山人寵書法擬羲獻在昔嘉靖年嘗自手書券結交袁與之高誼絕賈販過從石湖上讀書重細論荷花蕩六詩清於蘭之畹倡酬既甚歡緩急良不恨行年三十五歲值戊子建山人八戰罷茲當第七困維夏山蔬佳釜中無餘飯敬告我之友假我璧與瑗一璧金幾兩

一環錢累萬循環肉好一斲破窮者問便當沽十千痛
飲得所願時時頭濡墨含濡起一噴趙城孰云償厥貨
棄之涸旁睨文壽承押字大一寸零落剩片楮筆力千
牛健蕭蕭三百年風流入人異顧氏索題在歸趙互推
挽乞食詩同和文休晚與嘉定李長蘅共
和陶詩見列朝詩小傳金石林何遜
凡夫著金石林時地考二卷余家有之馬生乃更癖嗜若口肥脬絹裝重
錦襲似恐墨花褪天寒屬跋尾掩拂梅花嫩我亦故紙
蠹醉此不煩勸歲月逝筆尖滿簏忽已頓烟雲之隨風
無爲此久恩屈指戊子初去年又困敦

聖教序記跋尾

右聖教序記爲余母黨舅祖史客垣先生所藏本先生八十餘而書益工其所藏必可觀者憶余年十八九時先生之長子景畧舅氏以生母服旣闋需次爲通判主予家輒爲余言家有舊揭聖教本爲大人所賞鑒見在杭州寓所余甚欲見之而未能時丙寅丁卯間也後十餘年先生父子皆下世癸未冬其孫懋昭來京師貧甚持揭本以求售余爲歸其值留觀之累年又明年乙酉先生少子之子文量來從余遊後三年戊子舉于鄉其冬余乃取其先祖舊物以爲賀歸之文量俾藏之按此本雖非陝西七佛頭石未斷本然亦他本之舊者明初

搗也予聞景畧舅氏云此本在我家已二百餘年然則搗本之佳與否不必論亦庶幾高曾之規矩矣矧此區區故紙其出入往復於吾兩家者又數年不以畀之他人而卒歸其主文量質美而亦工於書加之以學方以大其世其跡有可感者其慎守舊物而毋忘余言耶

題香樹先生書卷尾

右卷爲香樹先生自書絕句三首並書王白齋尙書前輩和詩三首爲一卷中言乾隆壬午公子東麓前輩以侍郎再主江南鄉試 詔命先生一遊攝山便與郎君相見此誠盛事他日當載入瀛洲道古錄諸書者歲

乙丑余年十七與弟石君受知于臨桂學使呂公先生
聞之高軒過門徑入坐堂中呼出相見最勵備至後先
生乞歸再以祝 釐至京師時余以甲戌出茶山錢

公門先生爲錢公乙丑座主余始以門下門生禮謁公
于邸第先生爲座中客舉述前事俯仰久之庚寅余被
命主試福建歸舟迫冬遇先生于揚州郭外先生風雪
中過余舡中履櫂行如飛坐定問訊春明故人絮絮不
能休先生風流克稱前輩年近九十天篤厚之所謂神
仙中人也耶此卷爲嘉興余君陶菴所藏尙慎守之他
日作君鄉之佳話矣

陳未齋先生臨李北海書跋尾

此冊爲吾鄉昌平陳未齋先生臨唐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碑以授其弟子張君翊辰時乾隆十有一年丙寅十月也按北海所書雲麾碑有二一爲李秀碑其石在今京師育賢坊文相國祠中前代爲人琢爲礎蕕土中後掘得之礎凡六今餘二耳一爲李思訓碑其石在今陝西登城縣二碑並李姓並官雲麾將軍而皆爲北海書石多漫漶而李秀碑尤甚此所臨者思訓碑也余與先生子伯思仲思東髮相友善而得見先生在庚午之秋前一年己巳與翊辰始相見于通州此書又在己巳

之前四年時翊辰方從學於先生之家迄今乙酉九月
余從京師爲三盤之行迂道過林亭訪翊辰翊辰出此
冊以示余俯仰前後蓋二十年矣先生書始從北海入
後學東坡而後大肆力於晉魏以來諸家之門戶畧盡
其變其書一出所長而益竒所謂必傳無疑者也此冊
當年五十餘書于古人規矩尺寸不失力酣意飽精彩
煥發觀之使人肅然斂手余嘗與伯思論近時諸名家
書伯思云張文敏照書以竒家大人書以正不可軒輊
余以伯思爲知言非阿其所親也今觀此冊益信翊辰
固嘗學書於先生者亦必以此言爲然若夫師友之淵

源同好之會冷他日當於此冊想見之則夫所可寶貴者又不獨書也輒爲跋於冊尾而屬翊辰懷藏之焉

書陳仲思所贈書後

此乾隆丙申夏六月初旬吾友仲思書以贈余者越二年戊戌春二月十日仲思竟溘焉晬忽耶憶余識仲思兄弟蓋在乙丑之冬于時年並十七執手憐愛若兄弟後長同舉于鄉先後入詞館交益親俯仰三十四年之間而知交零落如雨且並是己酉歲人嗟乎才如仲思胡止于此老而不學吾生有涯聊存此贈書尙以勵吾伏櫪之志且用示後人知吾兩人之式好焉戊戌秋八

集
卷二
月十又七日

徐鄰哉書跋尾

鄰哉余識之幾三十年松江婁人以雍正壬子舉人試
補內閣中書舍人出爲梧州府同知擢夔州府知府病
去重赴選司需次久之居法源寺賣字給食者數年甲
午春病甚出都歸未及家卒鄰哉書絕似其鄉董文敏
晚年借書文敏欸識售之琉璃廠中識者爭購之不以
其欸識重也初爲舍人名觀光恥與一俗吏同姓名易
今名其自夔來都引 見問夔有瘡痍耶鄰哉嗚咽
對曰誠有之臣愛子死于是 上爲動容溫語慰藉

之嗟乎鄰哉之輒以情告非鄰哉之誠烏能及此鄰哉
爲余家書甚多多散去此幅乃從先兄仲君所居敗屏
上揭取重裝之者仲君下世又先鄰哉一歲輒跋此所
以誌予感也乾隆乙未冬十月二十日

程葺翁畫冊跋尾

歛程葺翁瑤田假館于武邑者二年乾隆癸巳甲午也
武邑故漢縣按縣北當衡漳水東南四十里或曰魯之
邊境也其地廣衍無名山可登眺其物產棗梨而草木
之華可觀者益少葺翁讀書其間顧梨華一樹再春再
以雙鉤法圖之于冊旣而圖茉莉之變態數十又圖晚

香芋又圖水仙三華雖並後來絕域不著于經記然皆
花之有香者也又取小草之花若蒺藜之爲蒺藜之爲
萊者皆圖之則見于經而其花不貴葺翁旣爲圖而復
一一作詩以繫之其何所好而用心與力之勤若此吾
聞聒人以草木之名備多識而爾雅釋草釋木其言數
千傳又稱賦物以見志離騷以香草喻君子而及于蕭
艾茅楫乃曰其志潔其行芳吾不知物何喻于人人何
假于物耶君子曰是烏知其然耶是烏知其然耶凡人
不能無欲而男子之志四方者不能無遊遊不能無所
與居今之遊以居者或溺于人或蕩于心洋洋狂走而

若林君子則不然其遊于物也汨然無所入焉而所以
遊其心者亦不能無所以居其神也今葺翁感于草木
以著之翰墨著之翰墨以娛其歲月娛其歲月以寧其
心志靜而不忘其業動而不凝于物舉其血氣心知之
性措之色香臭味之中比物連類以博其趣有托而逃
以壹其意其用情也精以專其致思也深以遠華而不
淫質而不朽合于賦物之旨而進乎游藝之能吾得交
于葺翁而反覆觀是圖也有所則焉荀子所謂冥冥之
志惛惛之事其所以致夫昭昭赫赫者葺翁其殆有之
而知之耶余又聞之志武邑縣東嶽廟者有古碑石中

見古梅影枝葉宛然葺翁行當再過武邑爲訪是碑尙
在否請更圖石上之華影于圖中以示余然則葺翁之
寓形于遊以居者不益有自得者乎

簡河文集卷七

大興 朱筠 竹君

和州梅豪亭記

并銘

乾隆癸巳中春筠試和士畢聞州西豐山有宋時梅與
知州事同年慈利劉君長城謀往觀之乃以二十二日
爲天門之遊明日出山十五里至欒巴祠二十五里至
豐山之麓上山三里至杜村村之左右曰考子塘皆杜
姓自宋至今或他徙其處者尙數百人杜氏爲州學生
者五六人來迎余比至梅下則樹本凡六其四已枯枯
者如銅如石如蟻蛇之死而骨倔強不解也其不枯者

二本本大五六圍徑上四丈餘華覆小山與枯本交錯
枯者亦榮其華之種曰玉蜨又如蛺蝶數萬翔舞山石
之左右而不去久之忘其爲梅樹也問之杜氏之祖杜
先生默實居此先生遺詩村中頗有存者其詩曰手植
名花浪得名又云不是羅浮是考塘然則梅先生所手
植也按石先生介集載三豪詩送杜默歸厯陽樂史太
平寰宇記厯陽縣屬和州然則先生實和人而厲鸚宋
詩紀事以爲濮州人非也先生字師雄宋史無傳今州
志亦不爲立傳謹以石先生介歐陽先生修贈先生歸
厯陽二詩考之二詩之作當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石

先生詩序本朝八十年按宋太祖以建隆元年庚申代周至康定庚辰八十一年矣歐陽先生年譜是春范文正公起爲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自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召還復充秘閣校勘故歐陽先生贈詩云杜子來訪我又云河北新點兵也按石先生亦以是時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墓誌先生直講歲餘薦拜太子中允是慶厯元年辛巳也又薦直集賢院三年癸未作慶厯聖德詩歲餘去太學通判濮州五年乙酉七月卒矣然則康定庚辰正石先生入太學歲也蓋先此一年則石先生或未直講太學而歐陽先生

并未入京邑故不得曰己卯而斷之曰庚辰也歐陽先生詩云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石先生序云師雄學於余辭歸歷陽詩云師雄二十二然則康定庚辰杜先生年二十有二也是年二十有二則先生之生當在真宗天禧三年己未杜氏家譜先生生於明道元年按明道元年壬申至庚辰謹九歲譜說非也譜又云年六十三卒先生當卒於神宗元豐四年辛酉宋詩紀事先生熙寧末特奏名仕新淦尉按熙寧之末改元元豐先生卒於元豐四年是先生爲尉越四五年而卒也按石先生卒於慶厯五年乙酉年四十有一作序及詩之年實

三十有六歐陽先生卒於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有六
是年實三十有四宋史石先生傳介卒夏竦言介詐死
請發棺詔下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
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令具軍令狀保之亦
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斂棺是時杜先生
必具軍令狀之一人也沒後二十一年其家將葬石先
生子師訥與門人杜默姜潛徐遁等走告請銘於歐陽
先生其年英宗之治平二年乙巳也歐陽先生五十有
九而杜先生四十有七其思所以表彰其師愈久而未
之敢忘所謂死生不相背負者可想見已又按先生以

康定庚辰還厯陽越六年慶厯己酉歐陽先生出知滁
州在滁者二年滁與厯陽密邇絕不聞先生過從贈答
蹤迹意者是時先生方跋涉左右於其師之殯餘謗
入留京東沈岱之間以是無過滁之隙然則具軍令狀
保師死者先生蓋身先焉而名不聞至今七百年後又
信可考而知也筠旣考先生生卒始末畧可見者如右
於時從容與劉君議曰梅華之間宜有亭杜氏之子孫
僉進曰故有亭圯已劉君毅然請復之且言曰先生詩
不云乎培根急取他山石又云淺築墻低防過酒長城
當於梅下列闌支石而築短垣以繚亭具如先生之詩

子其記而名諸筠曰石先生之詩曰曼卿豪於詩永叔
豪於詞師雄歌亦豪三人同稱宜所謂三豪者也今三
豪亡矣越七百餘年而杜先生手植之梅歸然獨存梅
亦豪矣哉筠與君兩人廓然於七百年後來相議於空
山之中其以梅豪名斯亭宜君當速成之而刻筠之詞
於石令考塘杜氏之子孫世世守焉時同遊梅下者上
虞張鳳翔方海及門歸安吳蘭庭胥石重繫之銘曰
州西南豐宋梅所封蕃杜之宗考子塘杜浩隱侯侯曰
默厥祖默手植梅康定以來玉山皚皚屑葩酷襲本銅
鐵色閱年七百牆庠旣傾亭蕪不成劉侯載營稽亭先

後表亭左右梅汝永壽春風不驚香幽景明客飲斯亭
於石之鉸紀余來遊試士和州

進禩亭記

筠鄉舉同歲生慈利劉君長城知和州之三年政熙民
惇惇惇有蹟乃舉廢圯考古昔卜芋州北湯泉之亭而
重築之繚牆楹蔽池溉池沃人宜于浴會筠以試事過
和北偏壬冬癸春再莅一造觀亭之成君謂筠曰其盍
以名斯亭筠曰按禮君子沐稷而饋梁進禩進羞工乃
升歌浴用二巾出扞衣布晞身乃屢進飲鄭君注曰進
禩作音盈氣也進飲亦盈氣也又注少儀曰沐而飲酒

曰禴然則古之君子其沐浴必飲酒可知也今君重築斯亭亭三楹几案具凡賓客之入沐浴而出者于斯亭乎飲酒而君賓主之舉合于經其以進禴名亭不亦誠乎君曰善請記之據宋龔頤正記曰晉元帝渡江命郭景純筮之曰西南郡縣以陽名者井當沸爲中興之應未幾厯陽井沸者三按晉書郭璞傳元帝初鎮建業王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于田中得銅鐸五枚厯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與記合特令璞筮者導而記經稱元帝西南郡縣

謂建業之西南而記不著建業又記沸爲中興之應且
曰三非本文爲異辭也據記曰本朝建隆三年江南韓
文靖公作湯泉惠濟禪院記舊止有太子湯謂梁昭明
所常浴秦觀記亦曰舊傳昭明所遊按唐劉禹錫厯陽
記事詩曰沸井今無湧不言昭明然則太子湯之著名
始于韓熙載也又按熙載作記時江南尙未隸宋土願
正宋人故以本朝建隆年紀之爲宜而現今州志載惠
濟禪院惠濟法師所建亦書宋建隆初不著南唐之寺
則失寔而誤也據記曰厯陽之平疇由治平中以易鎮
名及錫院額爲香社院按樂史太平寰宇記曰平疇湯

在州北四十五里此湯能愈疾故曰平痢有碑存樂史作記在太宗朝則平痢之名不始于治平明甚又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香琳泉在州北三十五里其水溫相傳名太子湯亦曰平痢泉宋治平中名其地曰平痢鎮然則鎮以泉而得名非平痢湯之以鎮名也據觀記曰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于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磬石爲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漏泉輪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病浴之愈劉夢得和州志地有沸井卽此按今之三池

正惠濟所隸而非梁昭明太子之所遊也又據頤正記
曰王大過字季立慶元五年畀是郡入郡頒條有司迎
新所責公使之費裁節之餘糈尙千七百乃先以八十
萬庀屬鳩斲斲湯池環二十丈飾龍祠一區浴院三間
以待其上五間處民旅男女不相溷有渠以瀝穢有垣
以蔽隱按今浴院之制蓋猶宛然大過所闢而今茲劉
君潤澤而落之者也筠生平遊天下泉之溫者凡四九
歲侍先大夫官塾屋罷歸過臨潼浴于驪山之泉通籍
京師獲以文字侍從比歲在戊己再過昌平湯山浴焉
壬辰來江南行年四十又四五以試士過歙遊黃山硃

砂泉犯雨而浴其冬又浴于此竊謂泉之所在不同其所以竅于山川噴薄于丹砂流黃而出焉亦不同然其入焉而不可入坐焉而可坐其入之也其肌膚若玉之浥其坐且起而行也其身輕若御風而過則四者之泉同也筠聞天之于地水之于火南北東西位絕其所惟山澤能通其氣焉其在易旣濟之象繫曰水在火上其五之繇曰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言乎君子觀于水火之濟象泉之溫以洩洩而齋戒沐浴可以潔祀而志壹此受福之實也嗟乎天地水火之言微矣吾生其間沐浴日月無有涖涯適會斯亭之成爲按其地與事之實

而可跡者徵之于禮而通之于易聊用復于劉君俾刻于湯泉之趾以觀諸沐浴而飲于斯之君子

遊采石記

辛卯冬十二月廿六日余與上虞張方海鳳翔餘姚邵二雲晉涵及門會稽章實齋學誠宛平徐文圃瀚武進洪稚存禮吉黃仲則景仁宛平莫遜之與儔爲采石之遊出太平南門泛舟姑溪而下是日久陰之後得晴無風沿溪水鳥載飛載止鳩鷺鳬鵲之屬遭舟不驚相與忘于水上二十里倏忽泊太白樓下矣上岸道士俟于樓前入門讀壁上碑自明以前無有也入拜太白像二

童子執壺及盃盃小終日飲不足以滿斗酒矣于是登樓而望則大江在其前天門雙闕隱隱可見並樓俯磯磯前出沙洲道士云近數歲始有之江豚出沒于波浪間遠瞰舟至乃小于豚樓前有古檜頂小髡亦近千年樹也下樓拜座師興縣孫文定公于堂右公爲學使者士民爲位于此今茲門生來難爲後矣過翠螺書院拜宋虞公允文祠此間公戰地也出書院過礮臺臨水云陳友諒臺蓋元時臺土人謫爲友諒也前爲舖守卒擊鑼余止之卽古采石戍路燕以狹元和志云貞觀中置戍戍城在牛渚山上與和州橫江渡相對者晉王渾伐

吳駐師采石王濟徑趨建業曰風利不得泊也梁侯景東渡路出于此縣磯側江行客一騎誠要害矣近磯臺爲燃犀亭云下通洞庭溫嶠破蘇峻還過此燃犀照水怪處也又過廣濟寺寺有樓曰觀音樓樓可眺遠江全在目目盡江去按宋陸游記采石江岸古鐵碓有赤烏年號又水府廟西廣濟院僧修古懷腹中有帛書赤烏二年字然則寺故吳建也江源記云采石上有蛾眉亭廣濟寺水府廟諸勝今寺左有廟圯剝下臨燃犀亭道士曰五聖廟也必水府之故址矣出寺右旁門登山再折到觀瀾亭古蛾眉亭也亭右元碑二其一爲至元丁

丑三月祭張飛卿文世祖至元十四年丁丑也昭勇大將軍戶部尙書行淮東淮西都轉運鹽使司事何某識將仕佐郎當塗縣尹張下闕按文中同祭者爲李才卿張孝先闕處當是孝先書三字也按元百官志諸縣上縣有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丞一員簿一員尉一員典史二員中縣同不置丞下縣同中有以簿兼尉者然則尹在達魯花赤之次也志又云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初兩淮內附以提舉馬里范章專掌鹽課之事至元十四年始置司于揚州碑云淮東淮西正兩淮也按何君是年三月來祭何卽始置司之第一人也祭文

云至元甲戌王師渡江由金陵趨杭千戶計議中書省
事秦中張羽字飛卿將先見其國君爲陳禍福道經平
江遇害按伯顏傳十一年大舉伐宋正甲戌歲也史天
澤表請專任伯顏乃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
節制及其圍漢陽軍也聲言由漢口渡江十二月次漢
口以鐵騎先渡南岸揮諸將攻破羅陽堡登武磯山諸
將稱賀還渡江議取鄂漢遣萬戶也的哥總管忽都歹
入奏渡江之捷正碑所云渡江是也十二年春正月黃
蘄江皆降舟師造安慶取池州夾江而進攻太平州降
之師次建康之龍灣都統徐王榮等以城降三月江東

諸郡及淮滁皆下國信廉希賢使宋至獨松嶺爲宋人所殺伯顏遣奏悉可以行中書省駐建康碑所謂由金陵者正此時而趨杭者蓋未然之辭也宋遣都統洪模移書徐王榮等言願輸幣罷兵伯顏命議事官張羽等持王榮答書至平江驛宋人又殺之碑所云千戶者其本官而爲伯顏計議中書省事故史曰議事官也其事在宋少帝德祐元年乙亥明年丙子而宋君臣竟航海矣又明年爲世祖十四年丁丑何某致祭勒石史不載羽之里籍及字碑可詳也其一爲皇慶二年癸丑八月十二日重修采石蛾眉亭記寧國路太平縣教諭王文

龍撰并書勅授太平路儒學教授徐檜龍篆額按志諸路各設儒學教授一員秩九品散府上中州亦各設教授一員與碑合而諸縣下不言教諭之設則志脫也亭中元碑三一爲觀瀾亭記至元四年戊寅正月上吉奉議大夫簽江東廉訪事王理記將仕佐郎太平路在城務大使陳肅書并篆額按志肅政廉訪司國初立大德以後定爲二十八道每道有廉訪使副使其僉事四員兩廣南海止二員正五品二十八道中江南十道隸江南行臺而江東建康道寧國路置司又爲十道之一王理所官卽江東建康道寧國路置司廉訪使之簽事也

諸路總管府屬有稅務提領一員大使副使各一員陳
肅卽職稅務使也又一碑爲三山陳塏詩門生儒林郎
改差監提領江東淮東路茶鹽所都鹽倉兼檢視洪華
立石華正官稅務提領也但江東建康道寧國路江北
淮東道楊州路不知何以互文稱路蓋茶鹽之官屬兩
淮都轉運使故當時提領可兼差也大德中兩淮則置
批驗所于真州采石等處兩浙則于杭州嘉興紹興溫
台等處設檢校四所專驗塩袋按批驗檢校卽檢視之
職而異稱者也又一碑爲夜過采江詩李漑之學士作
學士歿後監察御史必申達而樵隱取其門生李止順

文模本刻之者大元後至元六年庚辰九月太平路儒
學教授臨川黃次思識太平路達魯花赤帖里達實總
管賈度同知和尚府判寇誠經歷亦速甫知事白友直
照磨馬允恭立石按志諸路上路達魯花赤一員總管
一員正三品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下路不置治中員
而同知如治中之秩又上路置推官二員下路置一員
知事一員或二員照磨一員碑所書官悉與史合惟太
平路戶常時蓋不在十萬戶以下爲下路故不置治中
也其書後至元者以疑于世祖至元之十四年庚辰也
觀濶之易蛾眉蓋始于是時矣自亭折磯而下石磴亂

鑿步步欲躋如入甕口累百千級而得洞洞中見故揚
州知府高公士鑰書高公廉吏余及門高叅之文潔父
也轉洞見隙迫大江支板無底上壓下惴題曰三元洞
崖澗石刻言康熙初巡撫喻公成龍昔官此間昏暮航
江來磯下洞中三人若手呼之卽纜不見須臾風作江
翻行帆顛盪喻舟無恙命工斧鑿架閣洞穿使住僧有
地遊者偃僂再入洞忽寬然中穴祀上元中元下元之
神道家謂之三官穴前板穴江沸趾下耳之轉靜生若
浮矣僧曰此間洞更可上喜從之欹身偏仄上梯級十
餘曰妙遠閣亦喻所建康熙癸丑歲也閣以石天倚檻

挂江汨汨淒曠砥浪無人似出世間察慄獨想喻之舟
將風非神招之不可爲也建閣旣用答神貺且發吾徒
今日縋幽之跡矣出洞徐上數憩乃不喘將及亭復緣
磯而升同遊者皆去余與章實齋更攀陟出松林中松
翠若沃大者數十株輒數十圍蚪鱗馬尾傲然入空盼
睨不恒庶幾千年或六七百歲惜針葉不茂如禿鬍人
然其意態亦可喜已將及山顛道士曰無可遊且日旰
遂左下復至太白樓同遊諸君皆來集命酒而去縱觀
蕭尺木所畫岱宗太華匡廬蛾眉于樓下之四壁煜煜
靈氣至將敗矣爲之太息登舟回顧磯漸不覩曠色浮

水以外與坐客間問答于時平生懷古望遠之意無端橫發不知其所自兀兀忘行之遠近日之忽以匿也既返使院越日而爲之記

遊青山記

出太平府城南門大成坊天微雨溯姑溪而上舟行十五里至龍山橋泊舟早飯雨不止望山石如古銅然斑剝漬綠而蠕蠕志謂山如龍之蟠也挽舟再上雨密勢瀟瀟懼挽者滑而仆少前人上高岸土堅乃行平望絲絲入空林綠未深送舟歆泛極煙水之趣矣廿里至山麓冒雨上肩輿之字折而上石徑如線相引可三里則

亂石齒齒齟齬呀欲嚙輿載上載險步步柴虎命若探虎
穴然回顧則高偃下下隰眇湖畫青青者麥黃者爲菜
花白雲回互一掩一露此心飄然所謂江南春者庶幾
所聞耶輿仰若甕口鼻甘雨僕夫手油蓋承之左右飛
受盤辟重累狀蜴之負行態可想自此二里許入松下
松小而清翠綠林側石繞而南東得寺門行樹中復折
而西行過寺正門上謝公池池方而■屯當門碧泉一
湖池上小杉木直上池西銀杏樹二相依大百圍近千
年畧見乾也銀杏前爲小竹林其西爲大竹林數百竿
幾肩及銀杏雨中綠色琅琅憂雲破之也下輿厯石級

到寺門門有書曰保和菴齊謝眺所捨宅也僧名聚客
字佛海年二十一現主是寺問之云近歲爲其卑行惡
僧敗寺業斫樹累百謝公元暉之故宅當小厄佛海爲
古愚師九世孫年少能獨持此山其志尙加於他僧一
等已入菴爲正殿殿砌下牡丹二芍藥三辛夷黃楊茶
藤各一穿殿西閣閣奉轉輪佛繞閣而南閣之對有南
牕當池之上俯視銀杏及竹有桃數株灼灼於銀杏之
外山中較遲坐啜茶頃白雲自北牕入如綿微風蕩之
漫漫起憑牕去樹竹田湖深視盡白如熱蒸氣覆視金
底物矣賈生云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言則宜然下閣過

正殿後上數十級折而西上爲地藏殿殿後再上數十級爲石佛殿李明睿署其上曰古愚禪師居此石佛迸出且有句曰池集南齊水石生西竺身石佛立垂一手爲接引佛色相莊嚴布金塗體異哉惜不記其石出年月也復下至閭天漸昏黑燭至雨聲入耳寂坐密聽余與同遊張方海邵二雲章實齋洪稚存黃仲則縱談念人生若浮歎息此會之不易他日當思青山今夕雨也漏下三十刻卽寢明日雨止同遊者卧不起稚存出庵去及余起日出半竹林雲氣片片飄落急盥嗽出門偕僧繞庵西上草深半尺踏之沒履石磽衣滑滑坳埵觸

行蒙霧露坡陀橫走莽躋山脊且躋且顧瞰燒雲滅姑
溪卧其內江走其外千渠萬溝注泉爭沸王維云樹杪
百重斯語不妄不及不知也山脊石顛倒反側荒古所
棄或疑星隕石根石葉舛汨倫次中一石正立土人曰
謝公石又一石在謝公石西正中方有苔如松毳直鉞
如毛髮有小石耳狀甚古樸旁有刻字首書一初字餘
憑漫不可識謝公石東面刻曰長松磨煙傲寒色玉梅
高枝一池碧遙憶餘霞散綺日游謝元暉池作淳熙十
三年六月八日安陽張子某同當塗令黃通來後刻某
州道人某某按府志職官當塗縣淳熙中任者黃通一

作邇來作志者未嘗見此宋人石刻故疑不能明也又
西下一石明萬厯十三年題名八分書又東行登此峯
顛望棋盤石北爲獅子山山半有松林僧指云白雲庵
也其外爲萬家諸山變滅雲表跛倚遂下早飯庵中闕
門側之東爲古愚禪師影堂丙戌柳郁畫徐遠題題云
師年九十五僧臘七旬餘又一軸辛丑僧宏通作偈按
丙戌順治三年辛丑十八年也丙戌年九十五則古愚
之生當在明嘉靖間二十餘爲僧石佛迸出之年當在
萬厯以後又庵門少東崇禎十一年施果子田題名李
明睿撰記庵東樹左一塔亦崇禎十一年季冬浴佛日

古愚等造畧云了境生智智生境了簷間滴水林端飛
鳥蓋藏舍利塔也於時揖佛海下山去而同遊者獨稚
存不見遣人四出登高呼之良久及舟而稚存後至問
之云早起西望青山巔奮欲登之不知其遠近行三四
里泉注足下轉望之巔尙隔遠乃脫冠解衣於石跣足
涉溪渴甚乞飲于田家乃攀山柴踏鹿巢投足幾尺許
行行畏蛇而山高草濕雁從中輒飛起與人相驚顧比
涉巔穹穹無所有惟亂石上松子殼狼籍如人剝旁有
遺矢類人西南山峯亂麻矗矗中心悲怵而已念身到
此拾一小石子有文者以爲記獨下顛躑踉蹌跋涉而

還稚存可謂好奇余不及者舟行且語且笑水與風順
食頃達城門茲遊以初五日往初六日返乾隆壬辰莫
春之月也

遊玉華洞記

余有山水癖所過必窮其奧窔少家京師嘗得玉華洞
誌圖觀其石狀僂僂肖物未敢以爲必然也乾隆庚子
春試延平士畢知將樂縣李君廷彩來謁試院自請爲
玉華主人於時行試汀州取道爲斯洞之遊二月廿八
日抵將樂廿九日李君先出縣城關路偏仄余亦先出
北門謁楊龜山先生祠畢入城再出南門偕及門太倉

蘇加玉餐霞繁昌謝泳錦江當塗趙萬隆霽漢武進陳
宋賦秋士婺源王晉錫蕃嘉興俞汝礪頌生天長唐佩
蘅孟秦青陽徐鉉章之悉興以往度三華橋十里至簾
嶺越亭抵洞李君張幕洞外茶而入先令土人秉炬爲
導初入曰一扇風風甚犯而入曰繡毬石曰大帽曰涼
傘絕肖若引客者其上曰仙羊曰倒垂羅漢曰蒼龍出
海覺陳所翁畫非真龍矣水見偃僂蹠而過曰錦文破
象若髑髏拖其鼻曰螺旋宛轉空壳然轉行曰仙房房
有大小曰仙田石埂次第如閭中田曰五龍戲水曰錦
鯉上灘其上曰蓬萊疊翠海上秘物恍兮惚耶其旁曰

甯公洞不可通曰琴腿石狀如柱曰雄鷹獨立側目視之曰牛肚肉皺宛然曰倒垂乳其下爲石虎望兒各極猙獰馴擾之態曰滴水盆水滴不休有盆盛之曰伏地獅獅半入石中若卧沙中騰攫也曰金鼠偷桃桃若可啖鼠狀欲偷曰雪花樓顧之思挾纈矣曰藥箱箱旁有孔探之小石如丸而黑且探且盈殆不可罄曰守門獅犬排而入曰天平鍼曰天平柱其上爲瓊樓玉宇列仙坐其間望不可卽也曰冰柱冷然安得劉義詩勒之曰峨眉雪瀉瑩如天半澤泮矣曰渴龍飲水無人見此龍渴狀也曰荔支房密密葉實垂之極工曰小礪旁上爲

陳公背像直腰束帶以姓呼之欲轉也曰鞦韆架曰雲
窩漫漫雲行當中爲飛來几憑之大適曰八仙會於劉
元塑法各有所似曰千巖萬壑仰首望蕩蕩無所際層
疊千萬亦不能盡也曰天垂寶蓋碧霄仙幕回旋下地
其下爲仙人墓厥子拜焉左茶右酒中嗽果餌殆奇絕
矣曰天書寶函土人云初爲一霹靂擊之分焉中出水
恒濕濕曰美人石人面皎然疑立曰擎天柱伉焉若撐
斯洞之上蓋曰蝦蟇曰靈龜飲水若蠕蠕動者曰倒垂
三教至人示象俯而接世也曰達摩渡江不可思議曰
鼓子石扣之鼓聲隱隱曰伏犬曰石柱左轉曰真武踏

龜天神降也曰蠶叢石曰仙果盒再入橫設者爲仙榻
元人題名左行至正三十年歲次癸巳十一月壬子朔
汝陽成某也又有宋乾道丁亥季秋趙主管謝解元同
僧永昇造石橋工畢復思玉華洞路崎嶇召匠修鑿遊
者易行題未刻字墨痕斬新風雨不到也又上爲普陀
岩蓮華其座曰鸚鵡翔焉曰倒垂鍾離若世所畫鍾離
權者曰仙井曰燕子歸巢差池壁壘萬千給視也曰白
雲洞盎盎蒸蒸然曰朝冠石曰仙鞞鞞有二轉行曰白
玉屏一片石附於壁隙可望如立屏然曰鸚鵡却月疾
飛曰鍾呂傳道危坐若秘語狀曰仙傘曰大小獅曰石

龜曰團魚曰望天犀曰玉兔曰旗鎗旗如旗鎗如鎗也
曰五龍首出行惴惴如嬰其領下曰戲水文禽翎毛綢
然曰錦鷄曰仰面猴曰劉海戲蟾曰仙鏡皆盡其意態
曰石龕上曰石鐘下曰石鼓邨童競來拾小礮投之鐘
聲鏗也曰幔天帳若幄矣曰煙肉挂而若腊旁二火酒
瓶也折行入爲仙竈其內爲仙釭水景火齊鬱若鍊丹
之所旁有仙棗甚鉅或安期生所遺人目則石也從此
褰衣而上仙橋有五仙聚會然曰彌勒卽同龕可矣曰
明月落江俯視下若有影光曰十二垂乳靈液油油然
嵇叔夜之所誤邪曰金星石一曰放光石炬之點點射

目曰童子拜觀音仰俯視昔喬梓矣下曰核桃上曰蒲桃可掇而食也曰靈芝若茁然其下爲木魚若擊而聽折上爲寶石洞登之巉巖曰觀音洞未入自此上行登之若梯下迫水險絕曰七層樓也曰投壺曰寶塔皆拾級而上曰獅子口曰伏龍口從此點點若有光矣暨焉導者滅炬窅若初曙上爲浮影璀璨天雲口不可狀不知我身之落何所無以名之曰五更天也少進則天山若分有破月來照半車輪大洞中閃閃人手自捫其心然疑作也亦無以名之或曰中秋月也再前進月光益澈化而爲日洞中石皆成五采薄人飛舉畧得平寬處

仰賜心驚若仙之人下來矣嗟乎水之奇山之奇洞之奇吾南北遊喻矣若夫天之外地之內光景呼翕秘怪呈露以爲斯至奇者幻而非幻變而不變自古及今不來不喻來者喻之殆未有若斯洞者邪矧僻在海陬滅沒曜見于宋以來而余始極意以文字掘發其奇俾彰彰于後來者余之遭洞之遭耶爰少憩休于石觀音像側其左有洞無底不可下或曰往見有道士從此上來或道經所云通金華銀華處于今三華隱二有此一邪自此鼓勇捫石而上洞門闢然遂出問之導者曰洞中行十五里歷二山李君呼小竹輿載我折嶠岑亂石而

去再茶于別僧之室乃歸而獲記之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記

余奉

命來福建科試福延平汀邵武建寧五府士

既畢旋福州試院實當庚子之夏余北人不勝此間之暑也暇日子其西偏隙處構小山號曰筇仙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及于海外咸具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山上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面山濬池清泉潄然而出因名其泉曰養亨泉易曰山下出泉言泉之蒙者必養之而後亨也山之左有門別爲蕉林林可高五丈餘百年物矣余

闕其第而得徑通東北隅亦構小亭可逃此間之暑因
名其亭曰不炎之亭而名其林曰葉林昔唐韓先生除
鱷溪之潭而潮人知學柳先生作永州小石城山諸記
而南人得所指授爲文章有法度余視此竊內媿焉而
有託于此者抑以志吾南來與諸生相遭之跡如是而
已亭旣成當去此而代余者爲余弟石君亭之石有主
者矣諸生脫不忘余識余言尙勉勸爲學以學此山也
觀順天府署諸碑記

癸酉秋七月二十又七日筠將應鄉試以事至順天府
署觀古柏二十六株皆數百年物也前廊西有元至順

四年大興題名石刻刻云集賢直學士朝靖大夫兼國
子祭酒字木魯翀記承德郎中書禮部郎中趙期頤篆
額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遂居敬書丹其東有明景泰中碑爲京兆尹王君建府
署而作碑石剝泐其文多不可讀可讀者王君名賢字
惟善寧陽人撰者書者名盡缺矣廳事西牆下有碑半
入土中上書勅建大都路總治碑下書皇慶二年癸丑
蓋元碑也碑者姓名正當土之下不可見廳事後之東
有萬厯中碑賜進士第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都人馮有經撰碑言隆慶中廳事燬焉至是重修之字

皆完好可讀始歎二十六栢者之出于火而能全以爲
難得又考明題名碑錄有經登第在萬歷十七年己丑
科二甲五十一名焦竑榜也錄云有經錦衣衛匠籍浙
江寧波府慈谿縣人碑稱郡人以其籍耳稍右有前明
順天府尹府丞題名碑起明初至崇禎中止備書其西
有仆碑爲風雨之所侵童豎于所敲礪初以爲無字者
頗怪我 朝尹丞獨無題名廼摩抄辨識其文意果是
碑矣問之老隸云雍正辛亥地震時所仆也蓋自是尹
丞之姓名遂不復上石自辛亥至今凡二十三年無起
之者嗟乎尹丞治輦轂之地四民維處五方所出入自

古以爲難順天自遼時實爲下都元置大都路總治明
自成祖定鼎北京詔以應天爲留都始于順天府設尹
丞官如京兆開封故事尹治民事丞掌學校之政蓋廩
廩周南召南之意所以然者遠矣 國家至治休明百
年以來以尹丞能其職爲名臣者往往可稱道乃今碑
頽文磨舊人之姓氏里籍莫知云云夫法若畫一代者
勿失前史尤稱之傳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司土者
其無意耶

桂馥說文統系圖記

曲阜桂馥永谷好說文工篆書屬其同好錢塘陳鴻賓

安邑宋葆淳合作說文統系之圖圖環樹石覆以林樾
坐漢汝南許君憑凡於上尊所自也旁坐魏濟陽江式
法安以式撰集古今文字依許氏其篆體尤工也立唐
趙郡李陽冰少溫子式下以陽冰篆跡殊絕獨冠古今
自云斯翁而後直至小生也次右則南唐廣陵徐鉉鼎
臣徐鉉楚金兄弟立焉以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
有濃墨一縷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錯與兄鉉
齊名或且過之鉉校定說文解字錯撰繫傳及說文韻
譜也次立者則宋吳興張有謙中以有作復古編書魏
爲魏蓋大名當從鬼不從鬼書菴爲間不用山谷定從

帥說以自古無菴字嘗曰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其眇目跛足偃僂奉書而北面者爲元錢塘吾丘衍子行以衍工于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著說文續解及學古編說者曰篆籀之學至于宋季敝極矣衍始倡其說以復於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學乃大明也其所以爲圖之意畧如此善哉桂氏之爲統系之圖也筠按許君曰秦燒滅經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而古文由此絕矣又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諸生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父子相傳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故敘篆文

合以古籀分別部居莫不畢載此許君敘說文解字之
指其書所以作也嗚呼自許君作書後俗隸竟大行篆
古籀文絕不講千餘年間一髮縷縷相繫引者數人耳
不求統系將何以存而復之方今乾隆中通人蠡起競
復古學講明六書者益有人矣于斯時而桂氏作斯圖
不亦善乎然筠聞六書統一而其流別有三一曰訓詁
許君所謂某也與某同意某家說是一曰聲音許君所
謂某聲某亦聲讀若某是一曰形體許君所謂从某或
从某象形是今攷其相承之系自漢而下若應劭韋昭
孫炎張揖劉熙郭璞孔穎達賈公彥陸德明顏師古諸

家是訓詁也若周研呂靜沈約陸法言劉臻顏之推薛道衡孫愐陳彭年邱雍丁度宋祁賈昌朝諸家是聲音也若斯圖所畧載諸家是形體也筠竊謂六書者所以輔史而通經其道大非獨一端而已夫古者治世必先同文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與刑罰不中遞變而降列史可得而論焉若乃君子執經之心其言之曰文心之聲也苟不通其文則人人競爲私說不準某師至于離經畔道而古經幾不可讀承學者所懼也然其所從入必自形體始形體正然後可以求聲音聲音通然後可以明訓詁於是乎六書之統系以全而許君之道尊

桂氏之圖鳥可已哉筠故樂推言之爲記

莫氏詒穀堂記

并詩

瓊居廣南大海之中明初始置府定安縣在府南八十里唐咸通中定其地爲忠州元置縣改州而明復爲縣至于今五指山又在其南境羣黎之所巢窟近代寢寢以文物甲于海表於戲祝融之方所被于向離之化者遠矣縣之莫氏合族而居于東門之山上村其地隆隆高出于一縣村有宗祠祠之近有堂曰詒穀堂及余門者甲午舉人莫生景瑞之家在焉其尊甫冕侯先生名紘率子姓以居之而堂之名詒穀則生之曾祖槐江先

生所命也莫氏在宋故同安人有諱恭萬者始以萬戶
來戍瓊之南境後不復于閩遂爲瓊之別子十九傳至
諱文璽者當明季五世一身生一歲矣遭家難或利所
有欲甘心焉有老奴夜負以跳狂走四十里入澄邁境
而歸養于外家生子諱煦煦生子諱宇翰卽槐江先生
也生子諱雲升字石溪自雲升以上世以一人傳者凡
八雲升始有二子而晁侯先生爲之長莫氏累世實載
厚德而槐江先生以文章光采名爛爛動海上雖終身
以諸生卒然羣從間字經所指授若魁文若陶雍正中
並成進士仕有聲海上人以先生爲人師石溪先生其

成行與學亦續厥父至于晁侯先生瓊人歛然宗之曰
莫氏世世師吾鄉也余聞之景瑞晁侯先生自少爲諸
生至乾隆庚辰行年五十有七以恩貢生辭學官而退
老于家又十有五年年七十有二當今年乙未平生未
嘗幾微愧怍于其左右諸子久之而其言其行信于人
人鄉人或有曲直訟之官不能決退而質之先生輒解
手罷訟去其不之官而先之先生者先生爲立語人人
無所不當意歸于不爭僉曰吾鄉相處也而出相爭吾
悔不早見先生矣其蹤跡與漢王君唐陽君類歲辛酉
先生當省試同府二生吳烈王曾並才而貧先生慨然

與之俱二生道病及試罷而病大劇先生爲之乞醫藥
夙昔左右之無不至復與之俱歸病且死水無與之舟
陸無與之輿者二生張目視惟先生在旁嘆曰吾友良
苦語輒咽而鼻竅微屬氣先生仰天祝曰哀哉二生並
有老母幸獲及家而瞑幽鬼明神尙憐之自往而返其
里三千四百竟致二生于其母而死其家越二歲先生
年四十而景瑞生人曰此先生誠所感福所召也辛卯
縣大水鄉人避水于高處環先生所居先生爲啟宗祠
以庇親戚架草舍以惕路人具糜粥雨月及水涸而待
之生活者無算此其落落見諸措施者繫先生之鄉人

獨及之邪先生二子景瑞舉子鄉而景環方爲學廩生並有文景瑞自戊子應順天試余已薦其文從余遊者七八年矣今年應禮部試報罷其秋將歸省其親而請余爲記曰先生其詳書景瑞先世始末刻之堂中將詒後也余曰生家信乎若有駸之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者矣生不聞鄭君之箋曰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生家自遠祖累世以來不旣善且安樂邪生之父或遇疾札凶耗而善及于人人則豐年之善人不將益賴以托邪此其所詒生者不亦厚且博邪而生之穀且世世獲邪生其識之余當書是記以送

生歸而采之詩詩曰

業業南海鹽五指山唐州曰忠元縣定安山木迥林其
香穴蠶君子居之芳行處室世以德馨如風斯扇八世
一傳宋遷來縣高生曾生槐江石溪父子人師薰瓊之
黎冕侯七十書不舍手曰秉燭明以照我後景瑞伯仲
旣承家學永求其琛山抱其璞雖耀其光亦韞其藏清
匪澄澄何清濁妨襟建簪指金鷄鳴西東瞰珠崖郡山
目前斯堂在中嘉名詒穀遠祖之錫來孫之躋歲事有
豐潔祀而燕我有吉禮賓客設饌南北奉案左右授几
我醺我醕言笑卒禮始春成冬陰陽氣調毫不體惰幼

不色驕於斯堂中式敬式和敢告海鄉視此雅歌

黃進士本田蓼莪圖記

壬辰余歲試六安州士黃氏子憲裔實冠諸生試而登
名子童子之曹者岳裔璞裔杏裔榜裔四人其試之冠
曰鄭生大昕又黃氏之婿比試畢州進士黃君木田來
謁望之樸然善士問之則鄭生之翁而五人者之父也
余竊歎曰余何獨遇于黃氏又三年乙未余在京師黃
氏之仲曰忠裔先以庚寅舉于鄉持揚州程庚爲其父
進士所畫蓼莪圖者來乞余記之按圖進士坐磐石小
草生石旁空天茫茫四垂無所其意殆取諸蓼莪之詩

罔極之義耶余聞進士行甚至而德薰于其鄉六安人
具能詳之進士雍正癸卯生己酉七歲而孤乾隆甲子
廿又一而喪母今年乙未年五十又三矣其在父喪也
幼知戚喪母而毀旣葬廬于馬鞍山中終月而後返虞
終再期行視間傳終身遇諱日日不出戶而有所念其
庚辰舉于鄉而丙戌成進士也旣罷歸手奉 上賜

緞帛各一謹製衣二襲號于墓而焚之告曰吾父衣是
吾母衣是人視若子獲賜衣子 朝而父母瞑不之視
耶則一慟且殆嗟乎進士之事親所謂不敢忘而慕者
斯圖以之矣進士有再從弟本驥本騏少敏慧所居與

城遠而鄉無良師進士爲厚致禮于師人之師俾安其身以成其教曲折盡心力無所爲歲乙未本縣竟成進士進士有姑之子徐某一且出其舅氏空券金已歸者躡嚙來責金進士笑曰吾父手澤吾中見歸幸甚再與之金無他語更請爲嫁姑之女卒嫁之進士之仲子婦陸病且死其媵婢李爲割股乞命于天子婦竟死進士曰是義婢吾女視之備禮往嫁爲民妻進士家僕往往有所負不辭而跳進士未嘗追之有一僕負逋尤多所負家無所于責則罷去有賣油孟者不勝貧進士憐之呼使前曰吾不能徧爲僕者償責然知若貧且不勝此

負奈何賣油孟曰可奈何進士良久曰汝日日賣我以油而半其斤兩計可償若逋負錢卽罷之人豈知吾爲僕者償哉孟再拜諾且謝去進士嘗應試江寧同試霍邱竇生比僦舍病死進士爲具棺衣歛哭送之平生未嘗有交也進士嘗夢宅南管家臺者其地積然高阜有古衣冠偉甚或藍縷百千結數輩來請曰公當護某護某某管家臺下人也進士寤明日鄰人請鬻臺隙地進士售之念曰吾慕杜氏葬在西階之義卽售之而虛以爲圃不亦可乎自是進士宅南有故圃焉進士旣睦其九族而篤于三黨之親其厚意在于人人而澤及乎故

見之齒豁六安人人以爲然也余有感于余之獨遇於黃氏者若天道然因以信進士之行得于所聞與徵于所見者其符不妄用作蓼莪圖記拜手而復于進士之仲子忠裔忠裔進士子出嗣于進士之叔父爲孫

靈壁徐薛君百歲畫像記

并讚

國制天下府州縣衛民男女有年登百歲以上者所在以名聞次上禮部核實得旨賜上所服綬一

疋白金二十兩

命卽其處所建坊以表人瑞如例

乾隆四十有三年安徽鳳陽府靈壁縣故民徐琳之妻薛氏初生在康熙十有八年歲次己未及今年戊戌實

登百歲與請

賜建坊例符合其年薛君之女之子

縣拔貢生王家杞自縣來應

朝考試罷名隸四庫全

書館寫書乞假暫還其縣來言曰家杞爲先生試安徽

土時所辱知幸甚家杞有外王母徐薛氏少厯苦行老

符瑞名縣之人將爲圖畫以傳之願乞先生爲記其生

平而繫以讚可乎余曰可按君姓薛氏先世家靈璧以

武顯名父某母某氏君年十九歸于徐逮事君舅年七

十矣佐夫琳致養舅沒致禮無憾益善治家家日以豐

生子類超類超年四十餘而夫琳卒乾隆己卯類超始

生于元龍明年庚辰類超又卒當是時薛君行年八十

躬率婦劉以撫孫元龍兩世三身措拄門戶者又二十
年元龍竟讀書有立輪粟爲國子監生獲與試于鄉矣
自君相夫用力田起家比夫及子繼卒君顧慮徐氏有
家業而藐孤幾不可存活則寓畜元龍于王氏之女少
長矣命女之子家杞授之書則以嚴師禮尊重外孫家
杞欲其孫元龍之有成也而身督家事濟以嚴明中間
覲覲搖撼之者且百端君飲泣曰徐氏亦尙有薛媼未
死卒不爲動每歲歉則手擎粟薪多寡以給族姓徧于
閭里人咸德而憚之用是元龍獲長克負薪而歸奉燎
于徐氏之先寢嘻薛君之力也今茲元龍獲有子一女

一爲君舉稱百歲之觴蓋實偕曾孫以侑之縣人來觀
允哉圖畫余謂書稱泗濱浮磬唐孔穎達曰泗水旁山
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
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明曹學佺名勝志曰
磬石山在靈壁縣北七十里其山北距泗水五六十里
當橫流之初泗水經山下也夫靈壁之石貞而堅故能
久久其聲清越可貢故上聞于天人生其間無男女越
古及今必有足以應之者今薛君配子徐克保厥世祿
甘節而歌壽母于人曰瑞其姓氏將上于禮部以聞于
朝而行表于其縣於戲庶幾應之者矣讚曰

車正之出適于大未不違其封淮泗土撮君舅老傳饒
夫耦耘口中而豐有子待孫孫來子去兩世稱姬四十
子逢八十孫遇鬼瞰高明鴟啄恩勤寓孫于女支厦一
身挹我薪米注被族里勿我豐惡勿汝歎喜里咸德之
族莫測之非薛是力惟徐是職曰老未亡風雨毋狂禍
我煩珠呼喻生光孫成室安母年曰期禮臣聞 朝瑞
不家私坊待于縣圖豫于家神明在心豈耳目邪縣之
北濱礪石磬山鏗然清憂古聞于天今有應者母壽曰
瑞名聞以年苦甘節備昔君孫讀家杞覺之今君年頤
家杞告之我爲家杞讚外王母依磬之聲俾形之久

容圃記

上海曹君鴻書與筠交三十年所至輒書容圃兩言以
匾其所居之室昨自山東官京邸今年戊戌六十矣則
更屬筠書此兩言且并爲之跋尾筠按圃之爲言謙以
托業也而加之以容名者稽諸經記從容云者安而行
之遠矣玉藻君子之容足手目口聲頭氣立色皆有之
樂記使之行商容孔氏曰容謂禮樂之官內則佩容臭
鄭君曰容臭香物也庾氏曰以臭物可以修飾形容故
謂之容臭周官射人三獲三容鄭司農曰容者乏也待
獲者所蔽也爾雅容謂之防郭氏曰形如今牀頭小曲

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他若從水爲溶溶溶水盛也從金爲金之在鎔也從木爲榕榕之爲言容也容之義備矣哉夫惟君子能備乎義苟能安安而慎其容比之以禮飾之以芬芳又能隱以自防若水之盛而不汨也金之在器而有德也木之有以帡覆乎物也然則衆善具於君子之身筠將蹲循而避望洋而嘆而又何以陳焉若君或以容之義有所未敢盡而求友之箴不倦也筠固將爲君益進之筠聞唐狄公之言曰吾爲婁公所容久矣此何指耶夫君子非曰無不可受諸人必先曰無可加乎人非曰無所取諸人必先曰無所與乎人

與乎人而使人容我不得妄曰我容加乎人而人或不容我又妄曰于人何所不容也邪是以君子立容之本而後人唾我我不知我容人人不知老子曰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可損而容之義極焉所謂盛德也君其以爲然乎請書之爲容圃之記

嘉樹屋題記

趙給事吉士居城西古憫忠寺側爲寄園嘗以名其所著說部後園益圯剝其一角老樹十餘株尙存前輩名流多居此今爲余及門宣城張侍講燾慕青所僑寓一時往來並賢豪長者爰取古詩庭中有奇樹之義以嘉

櫺名其屋用示後來封殖前賢手跡毋忘云爾

笥河文集卷七

終